

榕江“村超”出征 拉拉队激情助阵

○ 通讯员 王炳真 摄影报道

12月21日,榕江县古州镇迎来了2025年贵州“村超”足球队出征仪式的盛大举行,此次活动在充满地方特色的“村超”球场隆重上演。现场不仅汇聚了激情澎湃的足球氛围,更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才艺盛宴,由22支足球拉拉队倾情呈现,为观众带来了民族歌舞、时尚走秀等一系列精彩绝伦的表演。

出征仪式在雄壮的音乐中拉开帷幕,各支足球队整装待发,士气高昂。而拉拉队们的亮相,则瞬间点燃了现场的热情。他们身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以精湛的舞技和嘹亮的歌声,展现了浓郁的“村”味文化。民族歌舞环节,既有传统的苗族鼓舞、侗族大歌,也有融合现代元素的创新演绎,让人目不暇接。

走秀表演同样亮点纷呈,拉拉队员们身着华丽服饰,踏着动感的节拍,在足球场上尽情展示风采。他们的表演不仅展现了个人魅力,更彰显了榕江县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时尚活力。

整个出征仪式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落幕,足球健儿们带着拉拉队的祝福和观众的期待,即将踏上新的征程。而这场才艺大比拼,也成为了他们出征前最难忘的回忆之一。



想在苗寨有栋房

○ 通讯员 黄和根

又是雷山县,又是方洋乡,又是遗落在雷公山十万峻岭中的小小夜明珠。

从凯里出发,翻过云霄上的雷公山顶,顺着沟壑与山峦频频共振蜿蜒崎岖的陡路谨慎行驶,在一座小桥的分岔处右拐,索河而上,十分钟不到,猛然撞见一座木楼叠耸的村庄扑入眼帘。

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毛坪苗寨。

你没看错,心心念念,我用的就是个词。在我心里,没有哪个词语,能比这个更符合我对她的牵挂。她那婀娜的身姿出现在我的脑海,源于一个摄影爱好者给我图片的展示。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彼时我就想,总有一天,终是要去毛坪苗寨走一走的。

谁知,时光活似一匹烈马,当你降不住时,你所有的行踪,都由不得你自己。一晃十年过去了,我竟一直没能走进她。许是缘分所致吧。好几次,我有到过陡寨、格头等流光溢彩的苗寨,甚至抵达了离她一山之隔的白岩、乌东苗寨,可是身不由己,到底未能成行。

眼下,终于可以投入她的怀抱,一任我汪洋恣肆着久困于胸的幻象。

河流,小径,木楼,田园,山和雾,家禽与飞鸟,以及忙于农事的耕者,大体构成了人与自然的毛坪苗寨。而毛坪苗寨之美,尤其离不开河流。两条小河汇于一处,穿过村庄,奔流而下,一个活灵活现的“人”字由此形成。这个“人”,自深山峡谷中涓滴成流,穿过无数村庄,掠过无数峡谷,见过无数的城市无数的人,最终汇入江河大海。

这不就是概莫能外的活生生的人么?

一个“人”字六条岸,使古朴的木楼,随着河流的蜿蜒,参差不齐地亭亭玉立着。木楼之间,互留通道,用了鹅卵石铺就,每当阳光自飞檐瀑下,顿生五光十色,以至于人行其间,频发错觉,恍然置身于文采焕然的古代。

把“人”字倒立起来,自头部逆流而上,三百六十多栋苗族传统木质吊脚楼疏密有度临水分布着,离水远的,则依山而建,有的甚至明晃晃悬挂于半山腰上。“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倘若你肯勤于运动,一定要爬上不同方向的山头,只为俯瞰那云雾里的烟火人间。而一十三座风格各异的小桥,则串联起“人”字六岸的古老农耕生活。

我行走在“人”字的一“捺”上,这是一条崭新的柏油路。左边是良田,田里稻浪盈盈,稻下鲤鱼打挺,田岸是木楼;右边是护栏,护栏之下是河流,河沙清晰可数,河岸

也是木楼。在木楼与河岸之间,李树迎风摇曳,李子正黄时。河风迎面吹来,有山野之味,更有稻香袭人。一群鸭子扑闪扑扇着翅膀,逆流起飞,水花似雾,一时缥缈一片。好几只已然飞到河道转弯处,不见了踪影。猛抬头,只见护栏上,独立着一只鸭子,抖动着翅膀,在薄薄的栏片上踱来踱去。车辆在它身边往来,居然丝毫不带惊奇。人们从它身边路过,好奇的游客更是驻足观看,竟然也不带回头观望。

这令我讶异万分。连忙端起手机,打开摄像头,小心翼翼靠近去,无论什么角度,无论远摄近拍,硬是不受惊吓。到底欺身过去,同它并排观河景。它只摆摆尾巴,抖抖羽毛,纵身一跃,跳到马路上,摇身摆尾,悠然自去了。我想,它也许在笑我,世上竟有如此无聊至极的人。我简直疑心

它是不是受过特殊训练,只为专给游人取景拍照,以期留下人与自然是怎样和谐共生的惊叹。

惊喜之余,心满意足了,开始走村串寨。家家户户门前屋后,基本上都栽有李子树。人生地不熟,想吃不敢摘。遇见一村民,答以随便享用,再不吃就烂在树上了。这可把我高兴坏了。这一顿饱吃,直把肚皮隆起一个山包。山里野果似的成长环境,想着带点回去,给家人尝尝鲜。敲响一户人家,欣然献出塑料袋,顶大顶结实那种。非但如此,还怕我不会爬树,发生危险,索性就帮着采摘。很想给他一点报酬,手刚伸进口袋,那人早就摇头摆手。这情形,像是在我之前,已有不少游客受他恩惠,并且受了恩惠的游客也有我这般举措似的。相形之下,倒显得我“猥琐”起来。无地自容之际,那人爽朗开口了:“晚上我家吃黑毛猪肉,下寨一户



航拍毛坪苗寨全景(通讯员 时玲 摄)

苗岭山下龙江村

○ 通讯员 赵华甫

2024年古历正月初一,和煦的春风吹走了寒冷和雾霾,久违的太阳出来了,金灿灿的。我决定趁着这大好春光,去苗岭山下的龙江村走走。

龙江村位于麻江县宣威镇境东北部,东邻凯里市,西连龙山乡,南接富江村,北抵下司镇。2004年行政村改革,由原龙江、苗岭两村合并而成。全村总面积10.6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47亩,其中田853亩。辖4个组,含龙洞、黄土坎、水冲、下寨、苗岭上寨、苗岭下寨等6个自然寨。全村有303户,1319人,其中苗族人口1316人,占总人口的99%。村委会驻龙洞,距镇人民政府14公里,距麻江县城35公里。

我从麻江县城出发,接上民间文化研究者高前文老师,驱车经过药谷江村菊花园,大约45分钟后来到苗岭山下的清水江边。清水江马尾河段流经龙江村境内,龙里电站蓄水坝位于村下方,河宽水深、风平浪静、碧波荡漾,水边有冲积沙丘,还有悬崖绝壁,到处绿荫葱葱,风光秀丽。

抵达龙江村委会驻地龙洞时,听见悠扬的芦笙曲。村中心的广场上,苗族群众在跳芦笙舞。在芦笙手带领下,身着节日盛装的苗族姑娘随着芦笙旋律翩翩起舞。远处清澈的江面上,两条小木船静静地停泊。江边,一伙儿男青年拉着两头斗牛在品头论足,一位老者正在给鸟笼里的小鸟喂水……好一幅美妙绝伦的和美山乡画卷。

我们来龙江村,不仅来欣赏龙江的美景,还来看龙江的苗族百年粮仓。

据悉,龙江村内还有11座百年粮仓现在还能使用,分布于龙江村的水冲上寨、水冲下寨、龙洞大寨和龙洞小寨。经当地人指点,我们来到水冲上寨。在一家农户门前,我们见到了一座粮仓,呈圆形,先用粗壮的竹子编好,内外用黄泥黄泥敷就而成,厚度25—30厘米不等,直径和高度均在3米左右,建在类似本地民居的木房架上边,上盖青瓦,粮仓下修筑有水塘,具有防鼠、防火、防潮等功能,每个粮仓能贮藏近百担粮食。

在水冲下寨,排成一列的四座粮仓,保存完好。

七八位村民正在粮仓旁晒太阳闲聊,见我们拍照,热情地告诉我们,听村里一位九十岁的老人讲,他小的时候就看见这些粮仓了。估计这批粮仓的历史均在150年至200年之间。

这些粮仓,被列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对研究清水江沿岸少数民族村寨的农耕文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站在粮仓前,我们对古人的智慧由衷赞叹。

看完粮仓,我们要去苗岭走走。

龙江村境内苗岭主峰猴子岩,海拔1358m,断层岩结构,悬崖陡壁、山势雄伟,峰顶插入天际、浮去白雾笼罩、久雨雾散则晴、久晴雾散则雨,为一天然之“晴雨计”。从前,山猴常于峰顶岩山灌木在栖息,故名猴子岩。岩下右侧海拔1100m有苗岭上寨,二十多户人家,全部是传统的苗族吊脚楼。

过去,由于山高坡陡,走苗岭的路都是羊肠小道。为了改善苗岭上寨和苗岭下寨两个寨子的出行,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助下,于2015年建成了有36道拐的盘山公路。

公路修建后,苗岭36道拐成了户外自行车挑战赛赛道。赛道全长3.3公里,起点海拔666米,终点海拔1032米,海拔落差366米。赛道海拔落差大,陡险,弯道多,加上这里风景优美,民族风情浓郁,成了户外自行车运动爱好者的天堂。每年都有大小赛事在这里举行,吸引很多中外户外自行车骑行爱好者到这里比赛,旅游打卡。

我们沿着进山公路,驱车来到了苗岭山脚下,就进入了“弯拐区”。汽车沿着水泥路,左拐右拐,一道接着一道,来到半山腰的苗岭下寨。回头一看,我们已经拐了22道拐。我们决定把车停在苗岭下寨,然后徒步上去。虽然上去只有14道拐了,但是上去的路弯更急、路更陡。

我们沿着道路往上爬,每一个拐角,就是一个观景台。越是往上走,风光越是壮观。爬到坡顶上,山脚下的路就像变成了飘带。爬到高处,一览众山小,之间一座又一座的山,仿佛都被踩踏在脚下。我们举起相机不停拍照。近处的苗岭下寨古树掩映、苗岭山下的龙江村碧水环绕;远处群山起伏,层峦叠嶂,成了一幅幅壮美的画卷。

一步一景,我们边走边拍,终于走完了36道拐,到了赛道终点。举目望去,对门就是苗岭上寨。寨子的吊脚楼后面就是苗岭主峰,下面是层层梯田。这里山高水高,一股清泉从山上留下来,滋润着这里的农田,养育这里的人们。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夕阳西下,我们踏上了归途。

虽然只是短暂一游,然而龙江优美的风景、古老的粮仓、壮观的36道拐、鳞次栉比的吊脚楼,还有热情好客的苗族群众,令我印象深刻,久久难忘。

人家刚刚宰杀的,我家称了十多斤,请你过来喝杯毛坪米酒哈。”这使我受宠若惊,旋即道谢不迭。

夜幕降临时分,雾从河床升起,亦自八方山野扑来,各家炊烟七扭八拐的,分不清是雾还是烟,这使得整座苗寨,很快就飘飘然处于人间仙境了。跑到小卖部买烟,一个人朝我失声大喊:“是你啊?太好了,正愁寻不着你。快,跟我走,喝酒去!”不由分说,拽着我的右手就走。仔细一瞧,原来是那位帮我爬树摘李子的老哥哥,黝黑的皮肤见证了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

那晚,我醉酒了。当然,若非喝到下半场,主人家以其热情洋溢的苗歌来敬酒,兴许不至于酩酊大醉吧。

——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契合了我对诗和远方的定义。只在不知不觉,我已深深地爱上了这座苗寨。

独特的层状地貌及苗族先民稻作渔猎的生活方式,在大山中构建出层层梯田和小面积耕地的独特景观。除却喀斯特地貌鬼斧神工般的构造,试问据天之下,哪里还能寻出这样一片天地呢!只需一座“环雷公山种子博物馆”,便足以见证一座天然生态屏障,见证一座天然物种基因宝库。而所有的这一切,无不彰显雷公山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难怪去过的人们都会说,这里是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

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列入“当今人类保存最完好的一块未受污染的生态文化净地,是人类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理想王国,是世界十大森林旅游胜地之一”的世界珍稀之地的地段之一,毛坪苗寨简直就是活脱脱的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于是乎夜宿毛坪,我住的正是“桃源居”。后来才知道,为首的是一位八零后年轻人,是一位资深北漂,所以他给民宿的命名,除了“桃源居”这样如梦似幻的,也有“我在苗寨有栋房”这般极具诱惑力的,更有“青年养老院”这般直抵内心的。我曾经也是一位北漂,也在北上广打拼过。如今选择定居被誉为“苗岭明珠”的凯里,深知“我在苗寨有栋房”的迫切心理,更是理解“青年养老院”的横空出世。

雷公山是一座天然氧吧,散落于山区各个角落的苗寨,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别样的民俗民情,吸引着跟时间赛跑的大都市里,那些被工作和生活折磨到精疲力尽的人们趋之若鹜,并且纷至沓来,然后恨不能一去不返——陡寨、格头、乌东、白岩,无不如此,更何况令人一见倾心的毛坪苗寨!

翌日醒来,白雾透过纱窗潜入房来,似轻纱朦胧着淡淡睡意,更似爱人那纤细细手的抚摸。推窗望去,木楼在飞雾里影影绰绰,四处山峦早已不见了踪迹,唯独鸟声却能清晰入耳。什么时候,一个声音自灵魂深处袅袅传来,并且越传越清晰,越清晰越铿锵——想在苗寨有栋房!